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世無匹
第十三回 認假成真舅舅甥甥弄成活鬼 道真還假擒擒縱縱算就深機

詞曰：可怪狂且，誘他母子，賺入私居。恨奸惡貪婪，利伊資囊；陰柔秘妙，計在錙銖。甥舅俄稱，恩仇已昧，那怕他人不畏。料應這、疑團未破，悶殺癡愚。何須撒網驚魚，不使機關一著虛。笑活鬼迷人，私相驚瀆；巧妻伴縱，自號賢姝。有路逃生，無家托足，痛殺家園不我餘。還應有、受恩深處，僅免溝渠。

右調《沁園春》

麗容來到陳家，喬氏攜手而入，走進後廳，陳與權正在那裡坐等。一見麗容走進，慌忙立起身，鞠躬施禮，口裡喃喃的告罪。喬氏攜麗容坐下，陳與權也就坐在旁邊，著實陪禮道：「前日我心上有件不得意的事，適值大嫂與我炒鬧，一時出語唐突，心裡至今不安。常清夜捫心，深負乾兄這些恩惠，枉做個鬚眉男子，甚是汗顏。故特屈大嫂過舍，一樽相敬，少謝前愆。大嫂須念往日情誼，不要記在心頭罷。」麗容道：「你縱有別事在心，論理也不應把我盡情燥脾，置人於無地。」

陳與權道：「天在頂上，那個說是該的呢！只因愚性粗直，不知不覺在口裡落了出來，過後想一想，好不懊悔。」麗容道：「既是說話因性子直，說了出來，你坑賴我沒有田產寄你，難道也是性子直麼？」陳與權道：「前日因心上著惱，我故意說的話，怎便認起真來！我若敢於坑賴，今日便不請你來明算還了。」麗容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就算一算，天已將晚，家內無人，要早些回去。」陳與權道：「帳還沒有寫清，且慢慢用了便酒，我去釐來。」麗容道：「酒到不消吃，只求就算了好。」喬氏道：「你又來做客，寫帳還有好一會，難道空坐著等麼？」麗容道：「怎這兩日不寫停當了？」陳與權道：「東西日日有得討來，如何結得定數目！」喬氏道：「好個暴躁奶奶，我家丈夫明日要上京，也不如此性急，你回去有得多路，卻這等著忙？」便攙住手，要他進去。麗容被強不過，便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只領你個情罷。」就同喬氏起身，陳與權自往外頭去了。

喬氏同麗容入內，大排華宴，珍羞羅列，果盒紛陳，十分豐盛。麗容問道：「今日你家的酒，為何如此齊整？」喬氏道：「一則為乾奶奶在此，二則我家丈夫上京，算是餞行的酒。」麗容也不在話下，就同兒子坐著。喬氏慇懃斟勸，吃了幾懷，乾瀆郊便要回去。麗容道：「兒子，你耐心吃些東西，停會兒就領你家去。」便叫丫頭去看陳爺，可曾寫完帳了。喬氏道：「丫頭不知事，我自去看來。」便抽身而出。

乾瀆郊見喬氏去了，便說道：「我酒也不飲，東西也不吃，前日他家把我母子們怎生怠慢，今日豈是真心為好？我只好要回去。」麗容罵道：「小孩子家，不知世事！我在此豈是貪他的飲食？這許多田產，難道不料理了回去？」乾瀆郊便不敢開口，喬氏也走來了，對麗容道：「還有一會哩，你且再用些酒肴。」

麗容又坐了一會，看看天晚，乾瀆郊又只管催母親回家，麗容只得又叫喬氏去看。喬氏方欲起身，陳與權手拿一本帳簿，一個算盤，正走進來，說道：「乾奶奶可曾用飯了？」喬氏道：「酒還未吃怎就用飯？」麗容道：「天晚了，情已領過，酒飯都不消用。」便立起身，要候他結帳。陳與權道：「大嫂來得久了，不曾用些點心，若算起帳來，還有一會，可不餓麼？」便叫丫頭快取飯來。丫頭連忙送上湯飯，麗容勉強吃半碗兒，乾瀆郊只一粒也不肯沾口。

麗容剛吃完飯，只見一個小廝走到門口說道：「廣州胡爺在廳上，要請爺相會哩。」陳與權道：「乾奶奶在此，我要算帳，不得工夫，回了他罷。」小廝道：「他曉得爺明日動身，要約來同舟，大家省些路費，定要會的。」陳與權道：「這怎麼處！你叫他坐著，我就出來。」小廝唯諾而走。陳與權向麗容說道：「這胡爺與我是同年舉人，也上京去會試，約我同走，只得要出去見他，大嫂寬坐一會，我頃刻就進來的。」說畢，競走去了。

正是：

百丈漁竿百尺磯，碧蘿磐石坐垂絲。

須知香餌投來久，正是金鱗欲上時。

麗容見天已黑夜，好不焦躁。加添乾瀆郊又連連催去，麗容叫他先回，又決不肯。仍坐了好一會，只不進來。又促喬氏出去看他，喬氏去了半晌，走來說道：「這胡爺幾年不會了，今晚要留他便酌哩。」麗容道：「這怎麼好，如今我只得回去，到明日再來罷。」喬氏道：「你今晚只好住在這裡，這胡爺與我大夫明日黑早就要起身，你那裡再來得及？」麗容道：「怎麼去得恁快？」喬氏道：「因他在此相約，附他的舟，怎好遲慢！」麗容道：「我家裡無人，怎麼住得在外！」喬氏道：「難道你再不出門？只須叫丫頭回去，吩咐一聲罷了。若必要回去，我也強不得你，不要我丈夫去後，倒來懊悔。」

麗容見如此說，恐怕錯過了，只得叫個丫頭回去，叮囑他同眾丫頭都睡在房中，再吩咐蒼頭，好看管門戶。那丫頭應著去了，乾瀆郊只管埋怨道：「自己有家裡不住，卻住在這裡，那錢財什麼寶貝，怕明日就沒了麼？」麗容心裡氣悶，反把他打了一下，道：「畜生，你曉得甚麼。好端端的田產不要，日後將甚過活？娘做的事，也要你埋怨起來！」

乾瀆郊哭了幾聲，便不插嘴，直等到二更天氣，陳與權方才進來，口裡說道：「為這些俗事，倒牽纏了這半夜，累大嫂在此等候，著實有罪了。」便攤開帳簿，排下算盤，請麗容當面看了，逐宗逐項，結算明白。好個陳與權，一毫不苟且。麗容滿心歡喜，算定了帳，便將花布貨物，憑麗容估了價錢，陳與權並不爭論，然後又將銀子來兌，成色高低也憑他折算。剛才兌完，已是四鼓，喬氏忙催麗容去睡。麗容把銀子包好，叫丫頭拿著，喬氏引他到了臥房，說一聲「快安置罷」，便自去了。

麗容見這房內有一副牀帳，旁邊一張小榻，榻上也有鋪蓋，麗容與乾瀆郊上了牀，叫丫頭就在榻上睡。睡不多時，已是天明。麗容一覺醒來，見窗上微微有光，裡頭人聲嘈雜，象個出門的光景。麗容便欲起身，好早些回去。才坐起來，隱隱見地下睡著一人，因隔帳子，看不清楚，只認是丫頭在榻上跌了下來。及看看榻上，那丫頭還齣齣的睡著。

麗容著疑，一頭叫醒兒子，一頭穿衣，才提起衣服，早是一陣血臭，連忙看時，可煞作怪，那衣上原來都有血跡，尚是濕的。麗容大驚，忙喚丫頭起來，自把血污衣服脫下了一層披在身上，走下牀來。近前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了大吃一驚：原來那人滿身滿面都是鮮血，僵僵的躺著在地，身邊一把尖刀，刀上血跡淋漓。麗容嚇得三魂已失，七魄難收，乃大哭道：「罷了！我中他的計也！」

丫頭與乾瀆郊起身看見，都嚇得面如土色。乾瀆郊只抱定了母親哭道：「昨夜我叫娘回去，娘偏生不肯，如今怎麼好？」麗容無言回答。只見有個小丫頭走進房來，滿房一看，就大喊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奶奶殺個人在這裡！」飛的跑了進去。

不多時，陳與權並喬氏吃驚的都趕出來，把死人一認，喬氏也不說話，先哭個亂橫。陳與權亂跳道：「這是我外甥，家中叫他來看我，才到這裡兩日，為甚麼好端端把他殺死？」因指定麗容罵道：「你這賤婦，我家怎生待你，你卻記念前恨，把我外甥殺死，如今怎麼干休！叫小廝把大門鎖了，不可放他逃走，跟我進城去報官！」說完，怒狠狠走出去了。

麗容哭道：「我待你家恩也不薄，就不還我田產罷了，怎反殺了人詐我？我就死了也罷，這小官人是乾家骨肉，你只放了他回去，我在此但憑你家發付。」乾瀆郊扯定母親哭道：「娘怎說這話！孩兒年紀雖小，怎肯貪命！情願死也死在一處。」喬氏道：「這小官人少不得要他做凶身抵罪的。輕輕說個放去！」麗容道：「一人只抵得一命，我三個在此，難道一個也放不得？」喬氏道：「人命重情，不是我做得主，總都是在官人犯，只憑官斷罷了。」

三人聽說，都哭在一堆。有關《醉歸花月渡》曲云：

（醉扶歸）這的甥舅舅舅都胡帳，是夫夫婦婦自商量。怕假假真真費推詳，（可知道）擒擒縱縱原虛謊。（四時花）堪傷，恩星為難那可防。娘兒滿門胥受殃，（月兒高）禍起在蕭牆。變生於幃帳，閣起恩情面，現出冤家相。（渡江雲）那知不是元良，敵

斧槍，倒是活鬼催人特地忙。

麗容驚慌不定，只得向喬氏哀告過：「我家丈大在陳爺面上，可謂有恩，奶奶須念他配驛遠方，今日生死未卜。我娘兒兩人，奄奄弱息，乞放條生路，也是陰德。」喬氏道：「昔日恩情，我非不垂念。只是今日此事，又係人命關天，如何通得情面？」麗容道：「難道這個人真是我殺的？我如今田產花利，都將來送與你家，只求救了我娘兒性命，便感戴不淺。」喬氏沉吟道：「論來你家恩德，應該救你才是。只是我丈夫已經入城報官，頃刻便有公差來捉，倘然放了你去，官府要人，如何是好？」麗容道：「報官不報官，總是爺自能調護。只求奶奶於陳爺面前，說些好話，怎生消釋了。我兒子苟有好日，自然報答你的大恩。」

喬氏想了一會，忽說道：「罷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以德報德，原該相救。我今日拚這性命，與你抵罪，只索放你去罷。」麗容母子與丫頭三人聽見，都喜出望外，麗容道：「若蒙奶奶見救，感不可言，但恐陳爺回來，見我不在，累奶奶淘氣，怎麼好？」喬氏道：「我既一心救你，何暇自慮禍患！只是前門有許多小廝把守，我竟送你後門出去。」四個人一同往後門而來。才開後門，眾丫頭一齊攔住道：「奶奶不可輕放。爺回來把甚麼人還他？這個斷使不得。」喬氏喝道：「有我在此，不關你事。」竟送麗容出了門，看他去遠，方才轉身進內。

看官，你道那殺死的真是何人？陳與權既有心要害他，喬氏卻又何故放了他去了？還是喬氏的好意，還是別有深機麼？原來陳與權惡到十分，喬氏也狠到絕頂，怎肯輕輕放他！只因見麗容買了房子，諒來手中定富，要一罟吞他的下肚，故騙他來家。原不是當真與他算帳，故帳目反不苟且，花布銀色，並不計論。因料定原是囊中之物，落得使他安心。也不是廣州有甚胡舉人來拜他，不過磨延到夜深，要留他過宿的意思。就是房中僵臥的那人，並不是外甥，也不是殺死的，竟是家中小廝，叫他躺在地下，咬定牙關，動也不許動。把些雞血，濺了一身一面，又把麗容衣服也灑污了，還將把刀兒塗上些血，丟在身邊。許那小廝做成圈套，討一個老婆與他，故此這小廝聽著教訓，直僵僵躺著，就象死的一般。

麗容女人家，那裡曉得這個緣故？只道果然是殺的，非常驚駭，要求喬氏發放，那知陳與權也不曾進城去報官，卻躲在外頭吃酒。況且喬氏與陳與權意中，不過圖他房屋資蓄，原不必要他性命，故令喬氏假做好人，放他走脫。那小廝只等麗容去後，就扒了起來。那麗容家中什物，已命眾奴僕搬得精光。可憐麗容資財私帑並首飾細軟，不下萬金。盡填了陳與權的欲壑。只一所房屋，還叫家人守著，沒得剩還他哩。

麗容只道為這番驚嚇，所托的田產，雖然已失，家中什物也還可保。正同著孩兒與丫頭三個人，急忙忙望著家裡走去，才到半路，只見遠遠兩個丫頭哭將來，麗容一看，恰是家中使女。慌問：「何故？」丫頭便說：「奶奶回來了麼，家中已去不得了。」麗容驚問道：「怎去不得？」丫頭道：「今早陳爺家二三十人趕來，說是奶奶殺死了人，把資財傢伙都搶空了，只剩一所房子，還有許多人把守，停會就要封鎖哩。」

麗容聽了，捶胸跌腳，大哭倒地。幸虧丫頭再三喚醒，麗容道：「罷了，我家萬貫家財，竟弄得立身無地，如今往那裡投奔好？」丫頭都沒主意，倒是乾瀆郊說道：「我家並無親族，除非城裡張家，是我舅祖，或可依棲幾日，其餘再無別處了。」麗容也道他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同著三個丫頭忙忙的走。走了一會，麗容忽想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若從這條大路進城，萬一撞見了陳與權，不是當要。我們只該向小路行走，打從別門進去，方可無事。就遠了些，也說不得。」乾瀆郊與丫頭齊聲道：「好。」忙轉了小路。五個人踉踉蹌蹌，望城而走，好不悲傷。有首古詩為證：

黑風颯地吹瓊枝，名花亂落銷殘泥。
枝頭有鳥棲不得，繞樹彷徨鐵羽垂。
疑團莫破空諒絕，生怕陰柔弄唇舌。
活鬼猙獰乘夜來，衣裳忽濺刀頭血。
斯時真假不可知，但見陰風刮地吹。
不是冤家放戕害，只緣資產堪圖之。
或擒或縱豈情好，欲使當場自顛倒。
穩料他人見識愚，盡施自己機關巧。
君不見，祁黃羊，以德怨，無所傷。
又不見，韓淮陰，一飯之惠酬千金。
古人器量類如此，恩人成仇愧禽豕。
只知富貴快吾情，那怕千秋污青史。

可憐金麗容閨門弱質，那慣驅馳，走到午後，尚不滿數里之路，已覺精神倦憊，筋力難支。因是荒僻野路，又沒個人家歇息，只是叫苦。乾瀆郊道：「此間尚在危地，須趨緊些進了城便好。娘若走不動時，可叫兩個丫頭扶著，勉強掙扎幾步。」麗容沒奈何，只得靠在丫頭肩上。又走三四里。卻見個小庵，裡頭有木魚聲，在那裡誦經，麗容道：「此間有個庵院，可坐坐再走。」

大家進了庵門，都向蒲團上借坐。麗容也不歇息，只向韋馱面前，哀哀哭拜道：「我金麗容，父遺萬貫家財，只因丈夫誤殺了負心賊子，累丈夫遠配他鄉，死生難保。那賊子功名婚配，每費萬金，猶嫌未足，逞其狼心狗肺，把田房產業，一罟謀吞，終不遂欲，將我誘歸虎穴，自己殺死一人，狠心圖賴，假稱甥舅，便欲鳴官黑陷。幸喬氏知恩，將我母子使婢三人，私為縱脫。雖身離虎口，而家居資囊，悉被鯨吞。今一身狼狽，回首無家，顛連孤苦，慘目傷心。今日投奔至此，意欲覓一依棲之地，伏祈佛力護持，使我一家人口，不致流落道途，得免喪身溝壑。更願我丈夫無災無難，早回故鄉。倘有見面之日，定當重塑金身，創新殿宇，以報神明之德。」

正禱告未畢，忽有一個老道姑走將出來，見他哭得哀切，便問道：「奶奶們為著何事，卻這等悲苦？」麗容不知好歹，不敢應他。丫頭道：「我們走遠了路，借這裡坐坐兒，不敢驚動師父。」老道姑道：「從何處走來？如今還到那裡去？」丫頭道：「我們仁壽村來的，要往城裡探親哩。」老道姑道：「這等怎不叫兩乘轎兒，或弄個小船進去？這樣一位奶奶，那裡走得許多路。」麗容道：「我窮戶人家，沒有錢鈔，故此只得走了。」

老道姑道：「奶奶又來哄我。老身雖不識人，看來定是位大家內眷，怎說是窮戶？難道我就要抄化奶奶的東西麼？」麗容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只因為件官司，逃奔來的。」老道姑道：「可憐女眷們怎受得這般辛苦！今早來了許多路，想必饑渴了，請進去吃些便茶再走。」麗容道：「借這裡打攪，已是不當，再不消賜茶，師父請自便！」老道姑道：「小庵只有兩三位女師父們，茶水盡便，為何這等見外？」

此時麗容果然饑渴，見這老道姑款留，便道：「既師父們見愛，且進去領一杯茶再走。」老道姑便在前引導，麗容母子與丫頭一同隨了進去。只因這一遇，有分教：

癩樹園中堪避難，受恩深處可為家。

未知這老道姑乃是何人？麗容母子遇他畢竟是禍是福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